

从佟麟阁学校走过

■车凤银

近年来,我只要在北京,几乎每天都要从佟麟阁学校走过。那时,我总会自然而然地抬起头,肃穆地注视“佟麟阁”三个大字,身上也会顿生一种力量与勇气。

佟麟阁学校,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路与时村大街和南顶村路交界处,紧挨着“七七事变”发生地卢沟桥,是佟麟阁将军带领第29军将士与侵华日寇浴血奋战并战死沙场的红色之地,现在这儿周边的住宅楼房也都是红墙。

佟麟阁是我国抗日战争中第一位为国捐躯的高级将领。他是河北高阳人,满族,早年参加护国讨袁战争,曾任冯玉祥部陆军第11师第21混成旅旅长,1926年9月随部参加北伐。从1928年起,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35军军长、暂编第11师师长、第29军副军长。1933年佟麟阁率部参加长城抗战,带领大刀队“向鬼子头上砍去”,取得喜峰口大捷。同年5月,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,任第一军军长兼代理察哈尔省主席,率领部队驰骋全省,歼击日军,收复失地,为察哈尔省光复做出了贡献。

1937年7月6日,日军驻北平城(现北京市)西南方丰台的

清水节朗中队,全副武装要求通过宛平县城去长辛店地区演习。驻守宛平的29军第37师不许,相持10余个小时。29军闻讯也作了应变准备,严阵以待。7日夜间,日军突然聚集了大量部队,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向卢沟桥守军发起进攻,佟麟阁代军长立即命令第37师旅长何基沣自卫还击。该旅吉星文团金振中营奋起抵抗,卢沟桥的枪声响彻云霄,这便是闻名世界的“七七事变”,标志着全民族抗战的开始。

七七事变爆发后,佟麟阁向全军官兵发布命令:“凡是日军进犯,坚决抵抗,誓与卢沟桥共存亡,不得后退一步!”7月8日凌晨,在日军向宛平城开炮后,佟麟阁果断命令第29军出兵还击。面对敌人猛烈的炮火和精良的武器,他决定派出第29军著名的“大刀队”。

根据佟麟阁的部署,第29军大刀队先潜伏在卢沟桥和宛平城周围按兵不动,等到日军前进到百米以内突然袭击,再用手榴弹冲杀。最后大刀队与日军短兵相接,这样一来,日军的飞机、大炮根本无法发挥作用。第29军的将士们谨记“誓与卢沟桥共存亡”的命令,个个奋勇向前,用大刀痛砍敌人,几乎全歼

日军清水节朗中队。

一时间,第29军大刀杀敌的抗日捷报从卢沟桥传出,极大地鼓舞了具有爱国情怀的中国人。英雄儿女,热血沸腾,纷纷要求奔赴前线与日军作殊死搏斗。伴随着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”的雄壮歌声,第29军英勇杀敌的事迹在全国人民中广泛传唱开来。

佟麟阁判定敌人不会轻易妥协,此时驻守北平南苑的只有部分官兵、军事训练团和平津大学生军训班的学生。为防备敌人,他加紧对学生们进行军事训练,夜以继日,时刻准备迎战。为鼓舞士气,训练中佟麟阁慷慨陈词:“战死者光荣,偷生者耻辱,荣辱系于一人者轻,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,军人应当马革裹尸,以死报国!”

此后不久,日军便调集重兵攻占了宛平城,又将南苑作为进犯北平的必争之地。7月25日,日军集结6万余兵力,同时增派了飞机、坦克、大炮等重武器准备发动进攻。迫于形势,第29军不得不先将位于南苑的军部撤入北平城内。

27日,日军飞机几次飞过南苑上空,南苑的局势也越来越紧张。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,佟麟阁决定不跟随第29军

军部撤退,而是留下来与部分留守南苑的官兵一起死守南苑阵地。

28日清晨,日军出动了三个步兵联队、一个炮兵联队、20余架飞机,共有1万余人,突然从东、西、南三个方向,向南苑发动了进攻。此时,防守南苑的官兵和军事训练团的大学生,总共只有5000余人,敌众我寡的情况下,佟麟阁亲临现场指挥作战。

到下午2点钟,南苑守军伤亡惨重。南苑工事几乎被炮火夷为平地,已经无法久守,同时考虑到北平城内几乎没有守军,也为保护军事训练团和军训班的大学生们,第29军决定放弃南苑,佟麟阁带领学生们撤往北平方向。部队在到达大红门时,突然遭日军重重包围。原来,日军收到第29军撤往北平的情报,早已在南苑通往北平的必经之路大红门设下了埋伏。

佟麟阁眼看着学生们在激烈的战斗中不断倒下,他立刻上马指挥掩护,很快敌人就注意到了他,突然,一颗子弹打穿了佟麟阁的左大腿骨,鲜血止不住地往外冒。佟麟阁来不及包扎,他冒着枪林弹雨指挥着29军官兵和学生一次次击退日军冲锋。然而就在战斗最激烈的时

候,一群敌机突然轰鸣着、尖叫着出现在他们的上空,扔下了一簇簇密集的炸弹。随着一声马嘶长鸣,高大勇猛的佟麟阁从马背上摔了下来。伴随着飞机炸弹爆炸的声音,佟麟阁的手依然指向前方,身体却慢慢被烟尘吞没,要求学生们撤离的声音也逐渐消失在炮火声中……佟麟阁将军不幸头部中弹,壮烈牺牲,年仅45岁。

1937年7月底,当时的国民政府颁令追授佟麟阁为陆军二级上将。抗战胜利后,北平市南沟沿路改名为佟麟阁路,以示纪念。

毛泽东主席对佟麟阁的献身精神给予高度评价,说佟麟阁等抗日阵亡将士“无不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模范。”1979年8月1日,中共北京市委发出通知,认定佟麟阁为抗日阵亡的革命烈士。北京市人民政府为佟麟阁将军修墓立碑。2009年9月14日,佟麟阁被评为“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”之一。

如今,在佟麟阁将军牺牲的地方,建起了这所“佟麟阁学校”,每天课间操时间,学生们都会操练起大刀操,纪念这位伟大的抗日英雄。

蓑衣情

■刘峰

在旧年乡间,看云识天气,耕者皆有一件蓑衣。

“朝霞不出门,晚霞行千里,有雨山戴帽,无雨半山腰”,蓑衣,成了爷爷野外劳动避雨的标配,也成了我的最爱。

细雨纷飞的春日,爷爷身披蓑衣,打着赤脚,一手扶犁,一手持鞭,吆喝着那头老水牛游走在田。沉睡了一冬的泥土,被锃亮的犁铧翻起一道道赭黄的浪,散发着沁人的芳香。远远望去,漠漠水田,仿佛有一团绿云随着一团乌云在缓缓飘动。绿云,是爷爷;乌云,是水牛。

春耕,引来了河滩的白鹭,它们三三两两飞来,颈子弓成“S”形,一对纤腿朝后并拢,笔直而伸,微微翘起,一如飘逸的汉隶。一到水田上空,它们缓缓收敛翅膀,宛如白椀子花纷纷洒落田间,文静地踱着步子,将长长的喙儿探向新翻的泥土,衔起一粒青螺,或一只小虾,或一条蚯蚓。

当饱餐一顿后,有的白鹭,竟立在小山般的牛背上,胆儿大的,甚至憩在爷爷的蓑衣坎肩上,随人与牛慢慢移动,宛如一场清新唯美充满田园风情的微电影。

而我,则披着小蓑衣,在一旁捉泥鳅、采野菜、做芦笛,“嫩苔粘野色,香絮扑人衣”,玩得亦乐乎。密密织就的蓑衣,细雨打在其上,沙沙作响,仿佛一条条春蚕美美啃噬桑叶,宛如一缕缕山风轻轻拂过莎草,恰似一排排细浪柔柔舔着河岸。

在雨水的作用下,蓑衣更绿了,那是一种湿漉漉的深绿,清幽幽、油亮亮的表面,映着青蒙蒙的雨空,映着一闪而过的鹭儿的白影。虽然蓑衣外面皆是湿漉漉、底部淌着一线线雨珠,然而里面却是干燥的、温暖的、舒爽的。

犁田毕,爷爷就会将牛儿交付我,让我给它饮水、吃草。老牛见我来到跟前,温和地将头低下,让我踩在角上,然后将头轻轻一扬,送我上了它的背部。待我坐稳后,它在我“短笛无腔信口吹”之下,迈着沉稳有力的步伐向河滩而去,留下一路深深浅浅的酒盅似的蹄印,贮满一个乡间稚子的笛音。

到了河滩,我从牛背上溜下来,让牛儿自由活动。我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简易钓鱼工具,开始在水边垂钓。此时雨

霁天晴,一道彩虹横跨,荷上露珠滚滚,青蛙呱呱群唱。将蓑衣解下,垫在河滩上,让蓑衣与青草融为一体,开始在静水处投下自拌的饵料,打好“窝子”;随后,将鱼钩穿上蚯蚓,轻轻抛出长长的银亮的丝线,看钢钩带着扭动的胭脂色的细小活饵缓缓沉入河水深处,直到浮标稳稳立在水面;最后,我侧坐在蓑衣上,盯着红蜻蜓似的浮标,静静等着鱼儿上钩……

不知不觉,一道残阳铺水中,黄昏降临。不远处,响起爷爷殷殷的呼唤,再瞧村庄,升起了一柱柱袅袅的炊烟。我依依不舍钓起最后一尾鱼,然后收了钓竿,穿上蓑衣,背起沉甸甸的鱼篓,唤来已吃饱的老牛,依旧跨上它的背儿,然后从怀里掏出芦笛,一边吹奏,一边朝村庄方向归去。

归来,正值一轮圆润鲜美的月亮升起。晚餐,因白天的收获丰盛,爷爷一边喝着酒,一边给我讲乡村轶事。那些飘散在时光深处的故事,让我听入了迷,忘了脱下蓑衣,最后伴随睡意朦胧,竟卧着它沉入梦乡。

至今忆起,因为蓑衣,感觉乡间旧年生活,是那么的率真、洒脱、无邪,俨如一首诗:“草铺

横野六七里,笛弄晚风三四声。归来饱饭黄昏后,不脱蓑衣卧月明。”

翌日晨起,我意外地发现自己卧在干净柔软的棉被里,那一件小蓑衣,正静静地挂在熹微初露的粉墙,与爷爷的那一件大蓑衣偎在一起,随着晨曦的悄移,大影子慢慢与小影子叠印在一起,仿佛大树对小树的庇护,舐犊情深啊!

蓑衣,退出乡村舞台,在我的印象中,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事。那时候,故乡开始流行塑料雨衣,此衣轻便,密封性好,实用性强,深受人们欢迎。尽管如此,可爷爷坚持戴笠披蓑,他成为了故乡最后一个穿蓑衣的人。一人,一牛,一蓑,就这样定格在我的心底。



劳动

■方华

是贫瘠的荒野上开拓者的足迹
是耕耘的土地上洒下的汗水

是催开花朵的阳光
是滋润万物生长的雨露
是航船到达彼岸的桨橹
是鸟儿腾飞的羽翼
是创造财富的力量
是奔向未来的动力

劳动最伟大
它让人类站立
昂首天地并阔步向前
劳动最光荣
它让我们改变世界
让生活日新月异梦想实现